

破晓

20世纪著名战争/中国解放战争

常朔 侯鲁梁 著

20 世纪著名战争 / 中国解放战争

破 晓

常 朔 侯鲁梁 著

军事科学出版社
北 京

(京)新登字 12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破晓:解放战争纪实 / 常朔等著. - 北京:军事科学出版社,2000. 1

ISBN 7-80137-294-8

(20 世纪著名战争丛书)

I. 破… II. 常… III. ①纪实文学 - 中国 - 当代②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- 史料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0162 号

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/邮编:100091)

出版人:刘庆忠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北京颐航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版次: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张:12.75

印次: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20 千字

印数:1-5000 册

书号:ISBN 7-80137-294-8/I·022

定价:21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发行处调换)

电话:(010)62882626

目 录

第一章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(1)

1. 1945年,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国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。毛泽东和蒋介石要把中国领向不同的道路。中国将向何处去?

2. 国民党军从中原解放区开刀,打响了全面内战的“第一枪”。刘峙以30万部队将李先念的5万多人围了个严严实实,他自以为中原解放军已经是“煮熟了的鸭子”,没想到这只鸭子竟然飞走了!

第二章 盾 牌 (40)

1. 一道简单又极其深奥的数学试题,两种相近又极不相同的计算方法,以军队换城市究竟哪个合算?毛泽东和蒋介石各有自己的“铁算盘”。

2. 面对蒋介石强大优势兵力的全面进攻,毛泽东举起一面古今中外兵书上找不到的盾牌,一面蒋介石怎么也读不懂的盾牌。

3. 胡宗南派出大量部队专门寻找毛泽东和中央机关。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毛泽东处之泰然,兜圈子,捉迷藏,一次次与敌人擦肩而过,一次次与敌人接踵而行,一次次令人惊心动魄地转危为安!

第三章 交战空间的飘移 (95)

1. 斗转星移,日月轮回。一年以后,蒋介石深感力不从心,只好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,把一个拳头打向陕北,另一个拳头打向山东。他的两个拳头一伸,胸膛就暴露了出来。于是,一个非凡人所敢想象的大胆战略构想在毛泽东头脑中形成了。

2. 刘邓大军挺进中原,是一着极妙的妙棋,也是一着极险的险棋。定下提前跃进大别山的决心时,是邓小平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,听到黄河的水要来,他“自己都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!”

3. 毛泽东给陈赓讲“破釜沉舟”的故事，陈赓对毛泽东的意图心领神会，“陈谢集团”挺进豫西，又一把战略尖刀插入蒋军心脏。

4. 华东野战军7月里打8仗，只有3仗打得好。陈毅、粟裕分别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引咎自责。前后两封电报，彼此肝胆相照，两人胸臆间赤诚无隔、深明事理、知人克己的恢宏气度跃然纸上，令人感慨不已！

第四章 反攻交响曲 (145)

1. 林彪的思维就像专门为打仗而设的。他在进行谋略思考时的样子很特别：倒骑木椅，双肘伏在椅背上，手中拿着一个小布口袋，时而掏出几颗炒黄豆填进口中……

2. 杨得志、杨成武、耿飚行军途中突然接到聂荣臻的急电，他们马上作出重要决策。于是，在冀中平原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。

3. 攻打笔架山受挫，彭德怀大发脾气，他亲自上前沿阵地指挥，敌人一梭机枪子弹突然打来……

第五章 燃烧的黑土地 (174)

1. 决战之前，两支军队的最高统帅在想什么？

2. 毛泽东决定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，林彪却对先打锦州顾虑重重。蒋介石与卫立煌关于东北作战的方针分歧严重，卫立煌以种种借口对蒋介石的命令阳奉阴违。

3. 准备一桌菜，上来两桌客，林彪如何应付？

4. 东北蒋军陷入尽墨命运，廖耀湘兵团10万兵马在两昼夜之间全军覆没。中外各方对辽沈战役的评说，颇为耐人寻味。

第六章 60万人与80万人的较量 (226)

1. 举行淮海战役的最初设想，并不是来自毛泽东，而是来自中共一位具有卓越军事才干的高级将领。淮海战役的决策过程，尽显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英雄本色。

2. 红色巨型歼敌箭头指向黄百韬兵团。黄兵团的覆灭，引起蒋介石及其高级将领之间相互攻讦。黄百韬临死前说出了他的“三个不解”。

3. 对于淮海战役总前委研究确定的“吃一个，挟一个，看一个”的作战部

署,刘伯承形象地说,“这就像是一个胃口很好的人上宴席,嘴里吃着一块,筷子上挟着一块,眼睛又盯着碗里的一块”。

4. 撤退乎?逃亡乎?

第七章 平津风云(276)

1. 蒋介石黔驴技穷,派重兵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,企图一举“解决共产党的心脏”。毛泽东眉头一皱计上心来,三篇短文逼退国民党 10 万精兵!

2. 蒋介石、傅作义同床异梦,傅先生南京之行犹如鸿门赴宴。

3. 平津战役最大的难题是扣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地区,毛泽东以独创的思路解开了这道战役难题。

4. 林彪让邓宝珊转给傅作义一封神秘的信件,邓宝珊看后大吃一惊,竟吓得不敢面交傅作义。北乎和平解放,历经了艰难困苦的谈判和斗争。

第八章 百万男儿弄长江(329)

1. 蒋介石垂帘听政,他要依托长江天险与共产党划江而治。在毛泽东的眼里,长江绝不能成为永久的分界线,中国不能出现第二个南北朝!

2. 北平,国共两党的谈判代表又走到了一起,这是重庆谈判 3 年零 7 个月双方进行的第二次谈判。对比两次谈判,令人感叹良多!

3. 谈判又一次破裂。毛泽东大手一挥,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。百万男儿弄大潮,千船竞发过长江。

第九章 胜利大追击(371)

1. 向东南进军,在福建长大的叶飞提出两个大胆的建议。

2. 向西北进军,接近兰州时彭德怀得到两个相互矛盾的情报。进攻兰州受挫,彭德怀细察失利原由。

3. 7 月酷暑天,身在武汉的林彪将自己关在斗室里,目不转睛地审视着墙壁上那些无言的地图。毛泽东来电中的点睛之笔,解开了林彪思想上的扣子。

4. 进军大西南,毛泽东导演了一场战略大欺骗,刘伯承、邓小平都是这台好“戏”中的特殊“演员”,只有很少几个高级将领才知道这台大“戏”中的绝对机密。

第一章

在历史的十字路口



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飞机起飞前合影

19⁴⁵ 年 8 月,中国历史翻过辉煌而凝重的一页。

经过八年浴血奋战,中华民族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。

胜利既给人民带来了欢乐,又给人民增添了新的忧愁。此时,内战的阴云已经开始在中国的上空聚积。

中国历史舞台上两股最强大的政治力量——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,一个要将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,一个要将中国引向黑暗的前途。

中国的历史,又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。

中国将向何处去?

1. 1945 年,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国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。毛泽东和蒋介石要把中国领向不同的道路。中国将向何处去?

1945 年 8 月 10 日,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的消息传到中国,神州大地一片欢腾。

在延安,卖水果的农民把红花果大把大把地抛向天空,高声呼喊着请人们吃“胜利果实”,学生们高擎火把连夜游行;

在东北,人们走上街头,将日本侵略者为自己树立的铜像推翻在地,砍掉首级;

在重庆,锣鼓喧天,鞭炮齐鸣,万人空巷,人们如醉如痴地涌上街头;

.....

胜利了,遭受百年屈辱的中华民族第一次尝到了打败外来侵略者的滋味。

胜利了,为了今天的胜利,中华民族牺牲了无数优秀儿女的生命。

胜利了,对这来之不易的胜利,当应百倍珍惜。

维护和平,精诚团结,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是每个炎黄子孙发自心底的呼声。

然而,就在这时,人们却听到了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协调的声音。

8月11日,蒋介石连续下达三道命令:

第一,解放区的抗日军队,“就地驻防待命”,不得向日伪军“擅自行动”;

第二,国民党军队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向解放区“积极推进”,“勿稍松懈”;

第三,伪军“切实维持地方治安”,抵抗人民军队受降。

此时,美国从其“扶蒋反共”,变中国为其势力范围的基本企图出发,一方面,令侵华日军为国民党军坚守地盘;另一方面,派出飞机和军舰帮助国民党军向南京、上海、北平、济南等地运兵。同时,还直接出兵进占塘沽、天津、上海、青岛等地,为国民党军抢占战略要地。

整个形势表明:国民党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,令部队大举向解放区推进,存在着爆发内战的严重危险。

对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,中国共产党人的方针是针锋相对,寸土必争。

1945年8月13日,在延安小礼堂,毛泽东作了一次重要演讲。他说:

“最近几天是远东时局发生极大变动的时候。……抗日战争当作一个历史阶段来说,已经过去了。

“‘委员长’现在要‘下山’了。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: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;抗日战争时期,我们在敌后,他上了山。现在他要下山了,要下来抢占抗战胜利的果实了。

“我们说,你没有挑过水,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力。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,有权力摘的应该是我们。”

然而，下山需要时间，摘桃子也需要时间。正像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讲的那样：日本投降时，“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。要拿到华北，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。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，他就休想进入东北”。“事情是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，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，并且向海边开去，那末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。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，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，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，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。”

于是，蒋介石就设法稳住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，以便让他有充分的时间下山“摘桃子”。

从8月14日到8月23日，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，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，“商讨和平建国大计”。

醉翁之意不在酒。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，一是为了争取时间，为其最后完成内战部署做好准备；二是他以为毛泽东不敢亲自赴渝，借机把“不要和平”、“不肯合作”的大帽子扣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头上，为其内战寻找借口。

可见，和谈是假，挑战是真。

8月23日，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，第二天就要出发到前线去的刘伯承、邓小平、陈毅、陈赓、薄一波、萧劲光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。

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。他的发言着重提出一个问题：“和平能否取得，内战能否避免？”

毛泽东指出，我们现在的新的口号是“和平、民主、团结”。和平是能够取得的，因为英美苏需要和平，人民需要和平，我们需要和平，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，因为他们的摊子没有摆好，兵力分散。

毛泽东同时还指出：“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。”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，是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

原因,他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,以便等待机会消灭我们。所以斗争是长期的、迂回曲折的。

毛泽东建议:“恩来同志马上去谈判,谈两天就回来,我和赫尔利就去。这回不能拖,应该去,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。”

毛泽东讲完后,周恩来接着发言,他对毛泽东的分析表示认同。同时他又说:“大家关心的是毛亲自出去的问题。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,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,今天也不能作出不出去的决定,看我出去谈判如何再决定,蒋的阴谋也必须考虑。”

周恩来发言后,陈云、朱德、张闻天、彭真、彭德怀等先后发言,他们分别对毛泽东是否亲自去谈判的问题谈了看法。

毛泽东听了大家的意见后说:大家的意见很好。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,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。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,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,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。所以和平是可能的,必需的。

毛泽东最后说:“我是否出去?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。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。我出去,决定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,书记处另推陈云、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,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,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。”

根据 23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,毛泽东于次日给蒋介石复电,电文如下:

特急,重庆

蒋介石先生勋鉴:

梗电诵悉。甚感盛意。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,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,俟飞机到,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,弟亦准备随即赴渝。晤教有期,特此奉复。

毛泽东敬

8月25日,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王若飞回到延安。毛泽东

等七个政治局委员连夜同王若飞磋商。

26日,召开政治局会议。会上,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,对他去重庆谈判的问题,明确表示:“可以去,必须去。”“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。”

他说:“由于有我们的力量、全国的人心、蒋介石自己的困难、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,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。”

对于出去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势,毛泽东说:“签字之手在我。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,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。”

毛泽东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: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;第二步是江南;第三步是江北;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。如果这样还不行,“那么城下就不盟,准备坐班房。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之外,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,所以决不怕”。

8月27日,一架美制飞机降落在简陋的延安机场。机舱门打开,从里面走出一个美国人。此人戴着黑色眼镜,身穿一套特别瘦、特别短的衣服,这使他显得脸比胸膛宽,腿有上身的两倍长。他是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。随后走出机舱的是国民党的代表张治中将军。

旋即,他们被接到交际处。

他们是专程来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。

毛泽东赴渝谈判的消息不胫而走。听到这个消息,不少人为他的安全捏着一把汗。

人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。

在蒋介石的个人档案中,记录着他善于玩弄阴谋诡计的丑恶历史。他曾采取过种种卑鄙手段,对付他在国民党内外的政敌。对此,人们记忆犹新,毛泽东当然也不会忘记。

但是,毛泽东认为,只有入虎穴,才能得虎子。危险虽然存在,但事态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的主观愿望,客观条件对他会有诸多制约。特别是中共力量的空前壮大,人民已经空前觉醒,

世界正在注视着中国,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加害于他。后来的实践证明,毛泽东的判断极为准确。

8月28日上午,延安机场聚集了上千人。这些人大都是听说毛泽东去重庆,自动前来送行的。

随着汽车马达声的由远及近,一辆吉普车转过山嘴,驰入机场。车停稳后,周恩来首先从车上下来,接着下来的是王若飞和张治中。

又一辆吉普车驰进机场,从车上下来的是赫尔利。

几分钟以后,人们看见一辆带篷子的中型汽车转过山嘴,径直向机场驰来。有不少人知道,这是毛泽东的车子。

立刻,原来非常平稳的人群像平静的水面上卷过一阵风,人们簇拥着向前涌去。

车门刚刚打开,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。

毛泽东从车上走下来了。和平时不同,他今天穿着一身全新的布制服,头戴一顶深灰色的盔式帽,整个装束像出门做客一样。

看到将要远行的毛泽东,许多人产生了一种离别的依恋之情。

毛泽东走下汽车,向列队的中央负责同志们走去。毛泽东伸出他那双巨人般的手掌,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。

毛泽东的脸色坚定、凝重、从容、慈祥。他望着沸腾的人,举起右手,用力一挥,便转身向停在前面的飞机走去。

人群马上安静了下来。人们静静地站着,一双双目光紧随着毛泽东那高大魁伟的身体向前移动。人们望着他一步一步走近飞机,一步一步踏上飞机的舷梯。

毛泽东走到飞机舱口,停住脚步,回过身来,向送行的人们招手告别。人群又一次像疾风卷过水面,向飞机涌去。

毛泽东摘下帽子,注视着送行的人群,他的脸上显示出激动和惜别之情。

送别的人们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情,只是拼命地挥手。

此时，只见毛泽东举起手来，手中拿着他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。毛泽东的手举得很慢很慢，像是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，慢慢地举过头顶，忽然用力一挥，便停在空中，一动不动了。

毛泽东的这个动作给全体在场的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。它像是表明了一种思索的过程，一种作出断然决定的过程。毛泽东完全明白当时人们的心情，他用这个极特殊的动作，把自己要说的话表达出来。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性的动作，它概括了历史转折时期领袖、同志、战友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亲密、关心、信任之情。

飞机的舱门关上了，螺旋桨飞快地转动起来。人们的心猛烈地跳动着，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将要起飞的飞机，任凭螺旋桨卷起的沙尘遮住了眼睛。

毛泽东的面容出现在飞机的窗口，人们又一次拥上去，拼命地挥手。毛泽东把手放在窗口上，轻轻地摆动。

飞机开始滑行，它载着解放区人民的心，载着全中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希望，载着中国的命运，就要起飞了。

飞机越滑越快，有的人跟在飞机后面跑。飞机离开地面，升向空中。人们仰头望着天空。飞机在人们头顶上盘旋一周，而后向南飞去。人们还是仰着头，目光越过宝塔山上的塔顶，望着南方的天空，久久不肯离去。

飞机在空中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，渐渐接近中国西南重镇——重庆。

此时，重庆的天空万里无云，一轮烈日当空。

在重庆九龙坡机场，数百人冒着烈日的暴晒和难耐的暑气，频频翘首仰望碧空。他们都是来迎接毛泽东的。

机场上没有鲜花，没有口号，也没有仪仗队，但却充满了喜悦的激情。

大约下午3点半钟，毛泽东乘坐的专机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。

机门打开后，第一个出现的就是毛泽东。他一边挥动着手臂向

欢迎的人群招手，一边缓步走下飞机。

一群外国记者蜂拥而上，闪光灯频频闪亮，照相机“咔”“咔”作响，他们争先把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拍了下来。

跟在毛泽东后面走出机舱的是赫尔利和张治中。接着走出来的是周恩来。他穿了一套褪了色的卡其布中山装，衣着虽旧，但整洁、合体，给人以朴实、精明、干练的印象，这正是周恩来的风格。

“瞧，第一个就是毛泽东，你看清了吗？”“看清了，看清了！毛先生和照片上一模一样，太好认了！”人们在热烈地议论着。

毛泽东走下飞机后，张治中快走两步，先把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介绍给毛泽东。

这时，《新华日报》经理熊瑾玎抢先赶到毛泽东身边，亲切握手，互相问候，他们说的是一口道地的湘潭家乡话。



毛泽东与周恩来到达重庆时在飞机旁合影

“他是谁，和毛泽东这么熟？”许多人不认识熊瑾玎，觉得有些奇怪，也十分羡慕。

正当前来欢迎的各届代表彬彬有礼地向毛泽东走去时，一群记者一拥而上，把毛泽东团团围住，有的递名片，有的报姓名，有的提问题，有的抢着和毛泽东握手。而各届代表们却被挡在人墙之外，无法接近毛泽东。

身材矮小、年迈体弱的民主人士沈钧儒，用尽力气也挤不到前面去，他焦急地不停地喊道：“我是沈钧儒，我是沈钧儒，请让一下，请让一下！”

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形，灵机一动，把从延安带来的毛泽东机场书面讲话高高举在头顶，大声喊道：“新闻界的朋友们，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，请你们到这儿来吧！”

记者们立即向周恩来奔去。周恩来一边喊，一边把讲话分给记者们。这招声东击西的办法还真灵，转眼间解了毛泽东被围之苦。

记者们拿到毛泽东的书面讲话，看见上面写着：

本人此次来渝，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，商讨团结建国大计，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，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，当前时机极为重要。目前最迫切者，为保证国内和平，实施民主政治，巩固国内团结。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，应在和平、民主、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，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，建设独立、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。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，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。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，表示谢意。

根据国民党方面的安排，毛泽东分别同前来迎接的国民党政要、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合影留念。随后，周至柔请毛泽东一行上了一辆高级轿车。

坐在车上，毛泽东问身边的张治中：“我们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张治中回答：“委员长专嘱，请毛先生下榻重庆条件最好的山洞林园美国招待所。”

毛泽东又问：“我是中国人嘛，为什么在中国还偏要住美国招待所呢？”

张治中听到此言，脸“腾”地一下红到了耳根。但又自感毛氏之言无懈可击，只好尴尬地说：“政府招待所也在山洞林园，只是相比之下条件有些差，不知毛先生可肯屈就？”

“我想，总不会比延安的窑洞差吧？你说对不对，文白先生？哈哈……”随着毛泽东开怀的笑声，刚才的僵局很快被打破了。

重庆谈判期间，毛泽东、周恩来住在红岩办事处。张治中看到红岩地处郊区，同各界人士交往不便，主动腾出自己在曾家岩的住所“桂园”供毛泽东使用。

毛泽东以“桂园”作为他在市内的办公地点，每天上午8时从红岩乘车到“桂园”，下午6时从“桂园”回到红岩。他在重庆，除会客和处理谈判问题外，还继续领导全党和解放区的工作。具体的谈判，由周恩来、王若飞同国民党的张群、王世杰、张治中、邵力子进行。

虽然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前来谈判，但他并没有想到毛泽东真的能来。所以，当谈判开始的时候，国民党方面连个谈判的基本方案也拿不出来，一切都得听中共方面的意见，处处显示出被动应付的窘态。

对于这副窘相，国民政府宣传部解释为：这是政府对中共宽容大量的高姿态，是允许人家说话的一种谈判方式。

关于蒋介石对这次谈判到底有无准备，毛泽东说：“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去，我们去了，可是他们毫无准备，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。”

对此，原国民党军统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回忆说：“当时，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敢来重庆，所以，在谈判的准备工作上，不能说一